

鹤鸣集

巴山丘庄 著

重庆出版社



鹤鸣集
巴山丘庄
一九八二年

鹤鸣集

巴山丘庄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鹤鸣集/巴山丘庄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2

(三峡文丛/肖敏主编)

ISBN7-5366-6058-8

I. 鹤... II. 巴...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433 号

348

三峡文丛·鹤鸣集

巴山丘庄 著

责任编辑: 欧治渝

封面设计: 王常仁

版式设计: 王熙章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万州精彩印务公司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248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7-5366-6058-8/I·1135

全套(9 册)定价: 180 元

(本册: 12.00 元)

序

《鹤鸣集》收集了我十余年来的几篇主要文章，在此出版问世之时，其悲喜之情实在难以用笔墨表达。

大学四年，我潜心于经济学的攻读，还没有产生创作的欲望。1989年，我被分到万州的某个企业。初回万州，我不问世事，只求书屋一间临流而筑，昼则对流而唱夜则闭门而读，然后有情投意合之女，不慕富贵荣华，闷时为我解忧，失意时为我分愁，此确系我当时之所愿。一年后，我被所在企业的主管局看中，被提到主管局上班。1991年至1992年春，我的胸中被某种崇高的激情所左右，整日沉迷于民族精神（飞龙精神）的建构之中，而对周围的人际关系疏于应付，我虽忠厚诚实但在主管局上班两年后被认为迂腐不中用而被一脚踢出主管局的大门，我内心的不平之气就像天空中密布的阴云久久难以驱散，我只好走上流浪之路。流浪虽是痛苦的，但却让我与文学结下了不懈之缘，我从此以我整个人生相许于人类的文学事业。

流浪结束，我又回到企业上班。然而，活动在你周围的是一群私欲膨胀而又不讲风格的人物，真让你形神俱疲，我亲眼目睹一个个好端端的企业因管理阶层自私自利而纷纷垮台。随着三峡大移民大搬迁的到来，各类角色又粉墨登场，他们就是我中篇小说《偏都丘二》中的“精虫”“魑儿”们。有人问我在小说中塑造的“精虫”“魑儿”有不有代表性，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近一百年前，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活动着一个个靠精神胜利法而立生的幽灵，他们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阿Q入土时阎王老子发现阿Q虽愚钝却很善良，因而顿生怜悯之心特许阿Q服用转魂丹以便重新转阳。阿Q的再生子孙不像祖师爷那么穷蹇，他们纷纷从乡村转到都市，许多人做了官发了财，有的人还与阳世的妖魔纠集在一起搞阴风点鬼火，闹得阳世苦不堪言。当然，也有因得正法而转世的，他们变作了社稷之脊梁民族之希望，极少数人还与仙班为伍。总之，阿Q的子孙得之于清者为“仁人”，得之于浊者为“精虫”“魑儿”。

真正的作家生活是极为孤独极为苦涩的，他们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贫穷和冷嘲热讽，也只有如此，才会在精神的彼岸找到庇护所。我在创作《犀牛望月》的后部分时心入澄澈，而在创作《偏都丘二》时心如刀绞，可以说，《偏都丘二》是我渲泄痛苦的结果，而一旦搁笔，如登绝顶，茫然四顾，喜乐无穷！

二〇〇二年春节，我的老父老母自带钱物来到城里照看我的孩子，我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思早就萦绕

于怀的中篇小说《偏都丘二》，如果说此篇小说能得到读者的首肯的话，其功劳应首先归功于我的父母。另外，小说初稿写出之后，老同学杜力和流茫提出了十分宝贵的建议，在此也致以诚挚的谢意！

巴山丘庄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初

目 录

序	作者
---------	----

小 说 卷

犀牛望月	(1)
偏都丘二	(17)

哲 思 卷

飞龙精神	(103)
宇宙精神简论	(113)

犀牛望月※

上

窗外,伸手可触的太白山徐徐西去,挡住了远眺的视线,天井里一根残坏的榆树已经长出了嫩叶,几只飞雀在树梢上嬉戏。今年春天多雨,阴沉沉的乌云常常把蓝天笼罩。他坐在十二方尺的寝室里感觉像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动弹不得。反正无事可作,他也学会了装聋作哑,纯粹把内心的烦躁化作默默的读书练字,但他却像一位不成熟的小孩,《颜真卿多宝塔》练了又练总没了点儿进展,当他和自己过不去时便把字贴甩在地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钟声响了,他像解放了的奴隶提起一个圆圆的大陶碗,用两根竹筷当当地敲着去打饭吃。中午,他稀里糊涂地睡了一觉,起来走到办公室独自坐在书桌旁感觉烦闷不安,便出去解闷儿。单位收发室里有位中年妇女,喜欢打抱不平,也喜欢将小道消息传之于人,所以收发室里每天都聚集了一堆人,再加单位上那几个吹牛先生的捧场,收发室便成了热闹的市场。他

※:吾老家座落于状如犀牛之山丘上,古称“犀牛望月”,吾曾题曰:“万峰吐雾聚仙境,犀牛望月寄远情;欲插长翅便翔逝,廖廓宇宙无边清。”本文作成于1997年盛夏,主要内容发表于2002年《三峡文艺》第1期。

也凑近人群听一些不三不四的消息，但他总是坐着不说话，因此人们都觉得他是一个稳重的小伙子。有时人们逗他说某某地方有个漂亮女孩，叫他讨过来做媳妇，这时他就破口为笑，接着也跟着说些俏皮的话语以升高气温。人们坐够了笑够了便各自回到办公室草拟文件，当然也有逛街买菜的，也有回家煮饭的，这种生活刚开始时他还有些不习惯，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雨过天晴，又是一个明朗的日子，南天蒙着一层薄薄的浮云，东君照临下界，他踱着方步走在顾长的马路上，汽车过后掀起一朵浪花，渐渐地向两边散去。他迈着超迈的步履与路人擦身而过，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从他侧面走过，“不认识了么？”他默默地点头，然后还赠一个淡淡的微笑。桥上长长的一排人伸长脖颈正看什么，他靠过去，原来河坝隆隆地响着钻井机，他旋即离开。他沿着苕溪河北岸向西步行，前面稀稀疏疏地点缀着一座百来户人家的村庄，那就是远近闻名的西溪铺。他喜欢到西溪铺玩耍，所以铺上许多人认识他。他今天来到西溪铺，见铺上跳着一群小孩，认识他的人都没有出现，他觉得索然无味，便穿过铺口西端跳上苕溪河河边一块石板上寻找乐趣。苕溪河蜿蜒蜿蜒向东流去，每到炎热夏天的傍晚，两岸的人群涌进河里追逐戏水，十分热闹。可是今天河里没有人影，连捣衣女也没有，他坐在石板上呆呆地望着清澈的河水……他不知在河边坐了多久，突然听到一声惊叫：“救人呀！”他全身一震，一股热浪迅猛袭上心头，他跳起来，像一只饥

饿的母老虎，四处寻找可以追捕的羔羊，可是始终不见羔羊的影子。

他老实善良却又不甘被人愚弄，他的胸中闷积着一团郁气，他决计以沧海为生走上了流浪之路。辽阔的天空飞鸟欢腾，女人也是别人的，他只是那流转的长江水永远没有止息。正是初夏时节，今年的天气不象往年那么燥热，千里巴山还是春天的气息，他乘坐江轮，悄悄地离开了江城。轮船乘风破浪很快进入到瞿塘峡峡口，旅客们纷纷登到甲板的最高层，峡谷中和风习习，把女人们的裙衣撩开，她们很像一只只飘曳的风筝。正在这时，一只凶猛的山鹰俯冲谷底，又腾入云端，盘旋两周后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外了。

轮船用大半天时间驶出长江三峡进入睁眼半个天的荆楚平原。荆楚平原真是风云多变，刚才还是朗朗夕阳，现在却暮色沉沉乌云遮天了，一阵闪电过后唏唏哗哗地下起了大雨，乘客们只好往遮雨的地方跑。由于轮船从山城起航时所有的床铺都用满了，山城以下上船的旅客只好租一床草席在甲板上过道上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现在大雨滂沱，过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他也只好在上下梯的十字路口选择了一块地盘，曲腿睡下还是可以容身，他很疲倦很快进入梦乡。深夜十二点，乒的一声关门响把他震醒，他坐起来揉揉眼，发现左右都横七竖八地躺满了男人和女人，紧挨着他右边的那个少妇的毛巾被被蹬在一边，花色的背褂向上卷起，高高

耸起的乳房外露，白嫩嫩的大腿裸露在外面，他顿觉天晕地旋，他颤抖着想扑上去却又没有勇气，他赶快穿上鞋子往甲板上跑。外面吹着四级河风，雨虽然小了一些，但还是丝丝地抽打在他脸上，他满脑子的狂乱，他象热锅上的蚂蚁急速地踱来踱去，不知踱了多少遍，雨打湿了他的全身，他感觉浑身冰凉，难受极了。当他回到睡铺时，裸女已经将毛巾被盖好了身子，整个下半夜，他睡在少妇的侧面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早晨起来，他眼中布满了血丝，可是那位少妇向他抿嘴笑了笑低着头走开了，他象吃了迷魂散，呆呆地望着少妇的背影。

这一天，他自己不知是怎么度过的，直到晚风吹醒他的头脑他才发觉时间又进入夜晚。江轮在武汉港停了半个小时后奏响汽笛，继续推开一层浊浪又一层浊浪稳重地向前行驶。月亮还没升起来，他躺在甲板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着广袤的宇宙：“你这寂寞无垠的宇宙哟，自从你赋予我血肉之驱，我一刻也没有虚掷你给我的灵性，在我回归那一天你会欣然含笑吗？！”这一晚，他想了很多很多，当他从睡梦中醒来，朝霞已经照耀波心。他睡觉时左手压在肘下，再加上夜间江上气温下降幅度大，他的左手早已麻木，他翻身从甲板上站起来，让胸中的血液重新灌注，麻木的左手立即恢复了活力。江上浮起轻雾，他的衣服已经被露气润湿，他舒展筋骨，呼吸比琼浆还清凉的新鲜空气，让日光照在自己的身上，湿润的衣服很快被烘干。轮船已经进入长江下

游，长江下游多藻泽，有时一两只江猪在江里游动，人们争着靠在栏杆边发出唏嘘的叫声。江心飘来一具死尸，雌性的，嘈杂的喊声立即停了下来，只听得马哒的轰鸣，他感到恶心，他独自站在船尾设想地平线那边的风景……

轮船驶过九江、芜湖，前方就是南京城。南京古称金陵，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称，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轮船到达南京，南京城已近傍晚，他下船后坐在玄武湖湖边的石椅上，看着天边的落日慢慢没入海底，然后是一大片红云，最后转淡、转青、转黑；两只水鸟在玄武湖上空作椭圆形的环绕，当天边的墨云升起的时候它们却窜入到紫金山的密林里了；接着便是蝙蝠飞舞的世界；微风吹起湖边的垂柳作交叉式的摆荡，两只老鼠也趁机跳出地宫跑进湖边的屋子去了。当夜色深深降临的时候，车站的旅客散开了自己的行礼长条条地摆着了……

他本是为保存自己的性灵和独立的人格而流浪的，但真正的流浪并不是那么美好的，相反，一个人孤怜怜地投宿在异域他乡的荒村野店是十分尴尬和可悲的，终于因为生计问题他不得不返回到他熟悉的那片疆土。流浪磨砺了他的意志，流浪使他坚定了扎根于江城那片热土体验生命的信心。

他有一种古怪性格，他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有时又觉得自己与普通人没有两样，他常常

为自己找不到一条既保存自己的高洁又能展示自己生命价值的道路而苦恼；他觉得自己面前是一潭又一潭的污水，要把污水澄清又要把澄清的污水和大海贯通是多么的不容易。

正是中秋时节，古老的江城显出似醉非醒的昏迷状态，他半躺着坐在公园靠长江边的竹椅上，他的面前放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一杯茶一包烟，他刁着烟品着茶水一会儿拉长自己的焦距遥望远方的群山，一会儿又作短距离审视。公园球场上有两群孩子，他们绕着一个小小的皮球跳来蹦去，皮球滚到场心，孩子们从四周围上去，皮球飞到场沿，孩子们像跳蚤一样四散开去。他朝正前方看去，公园的大门口延伸着一条宽敞的石板路，路上蠕动着一条人蛇，人蛇中有笑逐颜开的，也有愁容满面的，有枯木瑟瑟的，也有楚楚动人的，人蛇流到面前的花台便分成两股，一股继续向前蠕动，另一股则钻进左侧的罗汉肚里；罗汉入口的门上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是“慈颜常笑世上可笑之人”，罗汉腆着大肚，笑容可掬地接收源源不断的人蛇，人蛇从前门进去后门钻出，钻出的人们呵呵地笑个不停。他看着人蛇，呷了一口茶水，随即闭上双眼作睡眠状，他的游魂向空中腾去，他感觉几十万人的江城正在发酵蒸煮，紧接着江城收缩成一小点镶在长江的边上，接着长江变成了一条围巾，接着地球也变成了一个小园点在空中缓缓移动，最后地球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江上汽笛一声长鸣，他全身一

颤，他的游魂飒然落地，他睁开双眼，长江、太白山、钟鼓楼、公园里的树木、树木下的房屋、房屋前面的人堆、人堆中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穿红的戴绿的年长的年幼的、脸面宽的窄的有痣的有斑的、痣有红的黑的疏的密的……刚才江城还只是一个馒头甚至毫不起眼的一点，现在已是五彩缤纷的世界了，正如馒头里揉了麻辣甜咸等各种味道，细细品来，其味无穷……当他还没来得及对自己刚才的思维条分缕析时，一只蚂蚁正偷偷摸摸地爬上他的脚背，他弹掉脚背上的蚂蚁，发现竹椅下一群上千只的蚂蚁正绕着一只蚯蚓打转，蚯蚓正作垂死挣扎，他用自己的右脚踩向竹椅下的蚂蚁，蚂蚁死了大半，死去的蚂蚁留下一道若隐若现的血迹……

他因此以为他生命的本源里有两股源泉，或者干脆说交叉着两种体验，一种是大的无的体验，另一种是小的有的体验，两种体验同时存在同等重要。当他谈到第一种体验时他仿佛以佛的姿态对着亿万个秃顶和尚宣讲着色色空空的道理以及极乐世界的神秘；当他谈到第二种体验时他又觉得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如果说生命只是一种现象，那么在这种现象存在的时候它会展示丰富多彩的面目，这种面目的出现反过来赋予生命的存在意义，因此，他并不虚谈生命，他也把自己的双脚伸进人类肮脏透顶的泥污里，他要体验泥污中病虫致毒的滋味，也要享受从泥污中盛开美丽花朵的馨香，他是一位真心实意的践行者，他从自己身

上获得了践行者的权利。

下

六岁那年，父母将他送进了学堂。老师将一些模模糊糊是是非非的东西像扎棉条似地塞进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读书不是享受而是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在中学时期，他对知识的好奇开始增强，并逐渐对规则有了反应，更为重要的是他坐在小小的教室里对外面的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像老师那样坐井谈天。

他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挤进了大学，初入大学，当他看到先生们腆作大肚迈着方步的姿态时是极为羡慕的。但他有一颗聪慧的头，凡事喜欢问个究竟，他的思想像春风吹冻土似的开始发生变化。他发现即使是那称得上饱学的先生们在台上滔滔不绝所讲的与他们在台下干的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又推而广之，他又扩张他的视野，他发现了社会上每个人都有一幅虚伪的面孔，他发现先生们灌输给他的所谓恒定的规则的虚伪性。在光华园明净宽敞的教室里，几十双乃至几百上千双眼睛盯着讲台上先生们细细推敲那规则的来拢去脉，当那声嘶力竭的声音带着干渴味时，先生们就混两口讲台上事先放好的杯子里的茶水，然后继续表演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谎言。他被认为是一位值得怀疑的人，人们越是怀疑他，他的境界越是向那境界的顶峰靠近。别人对他瞪着绿珠子，他却抬着自己高傲的头颅报之以鄙夷的目光。他属于人们经常可以从书上读

到的那类狂人，他甚至可以为某种自己心目中认定的崇高的境界献身。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里，当普通人不理解少数人的苦衷时这个世界就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但他不属于一般的狂人，当他狂到高潮时他会将人类生存的整个版图乃至整个宇宙纳于自己的思想范围。他的胸中沸腾着热血，在那殷红的热血之中隐藏着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窥见的某种东西。他所谓的境界或者说秘密如果用他的祖先们用惯的话来讲，那就是行圣人功、通圣人情、达圣人意。

读书思考成了他生命中不可须臾离缺的养料，他觉得读书如果不能自如地出入于字里行间就容易变成人们通常所说的腐儒，而思考时如果自己的思想灵丸按照刻板的轨迹滑动就不能发现新的结论。同时，他随时感觉到自己胸中涌动起某种莫名其妙的情浪，情浪的涌动常常将他的生命推向不可言传的妙境，他由此以为理性和情浪就象人的左右脚，缺一不可，否则，人类不仅不能开弓行走更缺少她十分生动的场面。

学习繁忙之余，他不是骑着自行车欣赏那悠闲自得的田园风光就是坐茶馆。那当然也是典型的江南特色，溪流纵横交错，家家户户都临流而筑，即使没有临着大的河流，也会有小沟小堰绕舍而过；一般农舍“房屋八九间”，鸡鸭成群，荆条竹篱围坝，房前屋后都簇拥着竹或树，虽然时下盖起了许多楼房，但瓦房、草房依然十分普遍，而最有趣味的还是那麦桔杆或稻草盖的草房；每当太阳从西边落下时，成群结队的鸟雀归于各

自的窠巢，家家则炊烟缭绕，孩子们放学了唱着跳着打闹着，好一派太平景象，面对着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生发绝去尘间是非而走归隐之路呢？因此，他那好遐想和温厚性格不能不与整天陶醉于田园风光有关。另外，他也喜欢坐茶馆，茶馆里可以打牌，也可以下棋，更是吹牛的好场所，三五个人聚在一起，或排遣胸中的烦闷，或发表自己的主张；吹牛不打草稿，想说就说，想收就收；吹牛不负责任，说天说地，只要不发表宣言，没有人管得着。他喜欢坐竹林下的茶馆，因为他觉得竹林下的茶馆更赋浪漫情调。

几年前他回到了江城，初回江城他就与众不同，他不与鸬鹚争宿树、不与偃鼠争河饮、他确实是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他虽然穷愁潦倒，但他也自得乐趣，特别是流浪归来以后他的胸中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非凡力量，如果说以前他谈天地谈宇宙还含有虚无缥缈无所依托的因素，现在则陡然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泄的对象了。

——他从那坚硬而狭窄的古栈爬上去，下面是万丈深渊，巨大的洪流抱着恶浪摔打在岩石上发出猛虎般的吼叫，上面峭壁凌空，高耸的山头插入云端，山腰的苍松翠柏或横或竖地长着，一阵西风吹来，将那松枝柏枝吹得弹来缠去，而那苍松翠柏始终如一地或横或竖地长着，没有减省丝毫的力度。他爬过石栏护掩的栈道后前面是一坡陡直的石梯，虽然汗流满面，但他并不感觉劳